

· 中国科技史 ·

《耒耜经》版本校勘纪要

张春辉 戴吾三

《耒耜经》为唐末学者陆龟蒙所撰。陆龟蒙，字鲁望。时谓江湖散人，或号天随子、甫里先生。吴郡（今江苏苏州）人，生年不详，约卒于唐僖宗中和元年（881）。陆氏性格孤傲，自年轻时举进士不第，便浪迹江湖，后隐逸于老家松江甫里。《新唐书》本传说他家“有田数百亩，屋三十楹，田苦下，雨潦则与江通，故常苦饥”。这种家境迫使陆龟蒙“身畚鍤，蓐刺无休时”，亲身从事农业生产，因而熟悉当时当地的农具。陆龟蒙撰写《耒耜经》的目的，就是使更多的人了解和掌握农具。

《耒耜经》全文仅 620 余字，篇幅虽小，但内容丰富，结构严谨。文中详细记述了唐末长江下游江南地区（习称江东地区）使用的曲辕犁的名称、形制、结构和尺寸及制作材料，并又简述了爬（即耙）、砺碛、礪碛三种整地农具。由于《耒耜经》在历史上首次对曲辕犁作了完整的描述，故堪称是研究中国古代农具的重要文献，也是中国古代科技的经典著作。

一、版本源流

《耒耜经》被收录于陆龟蒙的文集而流传。今传世的陆龟蒙文集只有《笠泽丛书》与《甫里先生文集》（又称《唐甫里先生集》、

《甫里先生集》》两种，要查清《耒耜经》的版本，只得以这两种文集为线索去探寻。

《耒耜经》最早被收录于陆著《笠泽丛书》（此处“丛书”二字，非指集多种单独著作成一套冠以总书名的出版物，而指“丛脞、细碎”内容之书）中，初为手抄本，到北宋哲宗元符三年（1100），蜀人樊开予以版刻印行，全文八卷（正文七，补遗一）。十年以后，北宋徽宗政和（1111—1118）年间朱袞重刻，分五卷（正文为甲、乙、丙、丁四卷，另补遗一卷）。可见经历年辗转传抄，已出现不同版本。今传世所见有：

清雍正九年大叠山房重刻《笠泽丛书》本，简称《笠泽重刻本》；

清旧抄《笠泽丛书》，简称《笠泽手抄本》；

民国三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《笠泽丛书》本，简称《笠泽石印本》；

民国十一年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《古书丛刊》本八卷，简称《古书本》；

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《笠泽丛书》本，简称《四库笠本》。

上述各种版本的体例，除《古书本》外，都与宋政和朱袞重刻本相同，为五卷本。

与《笠泽丛书》版本系统并行的，有《甫里先生文集》版本系统。《甫里先生文集》是南京理宗宝祐（1253—1258）年间叶茵合当时传世的《笠泽丛书》、《松陵集》（以篇计481篇），另搜集散篇171篇，合计652篇，编为19卷、附录1卷，共计20卷（宝祐五年、六年，林希逸、叶茵的序、跋中曾有说明）。明宪宗成化丁未（二十三年，1487），严景和重刻；明神宗万历癸卯（三十一年，1603），松江许自昌取严本重刻，今仍传，简称《万历甫本》。明神宗万历乙卯（四十三年，1615），许自昌再次重刻，被

收录于四库全书中，简称《四库甫本》（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）。收录于丛书中的还有：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《四部丛刊初编》本，简称《丛刊本》。

综上所述，属《笠泽丛书》版本系统的有五种，属《甫里先生文集》版本系统的有三种。除此之外，就是明清以来民间编纂现仍传世的“丛书”中，直接收录《耒耜经》本文，未注明出处，但按其中文字内容，错、讹、衍情况大体可判定其属于那一种版本系统。属于《笠泽丛书》系统者有：

民国二十九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明万历《夷门广牍》本，简称《夷门本》；

民国二十四年商务印书馆《丛书集成初稿》本，简称《丛书本》；

民国十一年上海博古斋影印毛氏汲古阁《津逮秘书》本，简称《津逮本》；

民国□□年上海涵芬楼景印虞山张氏照旷阁《学津讨原》本，简称《学津本》；

清光绪十年上海图书集成公司铅印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简称《古今本》；

清嘉庆十九年殿刻《钦定全唐文》本，简称《全唐文本》。
上述共有六种版本。

属于《甫里先生文集》系统者有：

清刻《五朝小说》本，简称《五朝本》；

清挹秀轩《唐人说荟》巾箱本，简称《唐说本》；

明太史订《广百川学海》，简称《广百川本》；清顺治三年两浙督学周南、李际期重校刻《说郭》本，简称《说郭本》。
上述共有四种版本。

二、版本校勘

在本文所涉及今传世的《耒耜经》总计 18 种版本中，以《古书丛刊》本为最好。《古书丛刊》是汇集了 16 种精校本图书的清代丛书，其中一种即为《笠泽丛书》。本书是清仁宗嘉庆己卯（二十四年，1819）年，许璉以当时流行的宋樊开本为底本，参校流行的八种版本精校而成，全书分八卷，《耒耜经》就在其中。

以下是《古书丛刊》本的《耒耜经》全文：

耒耜经 并叙

耒耜者，古圣人之作也。自乃粒以来至于今，生民赖之。有天下国家者，去此无有也。饱食安坐，曾不求命称之义，非扬子所谓如禽者耶？余在田野间，一曰呼耕眈就而数其目，恍若登农皇之庭，受播种之法，淳风泠泠，耸竖毛发，然后知圣人之旨趣，朴乎其深哉！孔子谓，吾不如老农，信也。因书为《耒耜经》，以备遗忘，且无愧于食。

经曰：耒耜，农书之言也。民之习，通谓之犁。冶金而为之者曰犁铧、曰犁壁。斫木而为之者，曰犁底、曰压铧、曰策额、曰犁箭、曰犁辕、曰犁梢、曰犁评 去声、曰犁建、曰犁槃，木与金凡十有一事。

耕之土曰垆，垆犹块也。起其垆者铧也，覆其垆者壁也。草之生必布于垆，不覆之则无以绝其本根。故铧引而居下，壁偃而居上。铧表上利，壁形下圆。负铧者曰底，底初实于铧中，工谓之鑿肉。底之次曰压铧，背有二孔，系于压铧之两旁。铧之次曰策额，言其可以扞壁也，皆彪然相戴。自策额达于犁底，纵而贯之曰箭。前如耜而耒者曰辕，后如柄而乔者曰梢。辕有越，加箭可弛张焉。辕之上又有槽形，亦如箭焉。刻为级，前高而后庳，所以进退曰评。进之则箭下，入土也浅，以其上下类激射，故曰箭。以其浅深类可否，故曰评。评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。建，捷也，所

以柅其轅与评。无是，则二物跃而出，箭不能止。横于轅之前末曰槃，言可转也。左右系以掣乎輶也。轅之后末曰梢，中在手所以执耕者也。轅取车之胸，梢取舟之尾，止于此乎。

鑱长一尺四寸，广六寸；壁广长皆尺，微椭_{音璽}；底长四尺，广四寸，底过压鑱二尺。策额减压鑱四寸，广狭与底同。箭高三尺，评尺有三寸；槃增评尺七焉，建惟称_绝，轅修九尺，梢得其半，轅至梢中间掩四尺，犁之终始丈有二。

耕而后有爬_{去声}，渠疏之义也，散垆去芟者焉。爬而后有斫_{平格}碛_宅焉，有礪_{音鹿毒}焉。自爬至礪碛皆有齿。礪碛，觚棱而已，咸以木为之，坚而重者良，江东之田器尽于是。

笔者以上面《古书本》为底本，参校当前流行的 17 种版本进行校勘。在校勘点引处中，有 14 处是偶然、不带规律性的；17 处是实质性、带有规律性的，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。

（一）17 种参校本有五处是错的。一是“轅之上又有槽形”，参校本全为“轅之上又有如槽形”，衍“如”字。二是“左右系以掣乎輶也”，参校本全为“左右系以掣乎輶也”，将“掣”错作“攄”。三是“底过压鑱二尺”，参校本全为“评底过压鑱二尺”，衍“评”字。四是“建惟称_绝”，参校本全将小号字“_绝”错作大号字“绝”。五是末句，《古书本》止于“江东之田器尽于是”，而参校本均在末句衍“耒耜经终焉”五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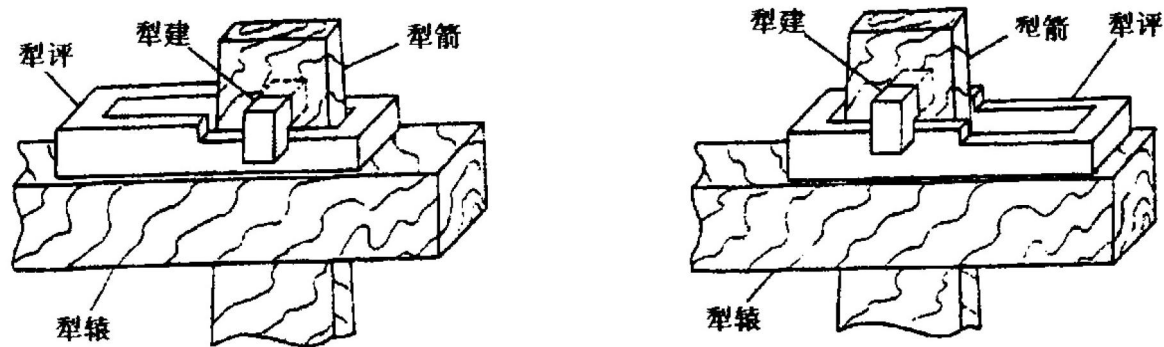
（二）部分参校本有九处是错的。一是“耒耜经_{并叙}”，部分参校本脱“_{并叙}”两小号字。二是“非扬子所谓如禽者耶？”部分参校本中将“扬子”错作“杨子”。三是“农书之言也”，部分参校本为“农之言也”，脱“书”字。四是“曰犁鑱”，部分参校本为“曰犁镜”，将“鑱”字错作“镜”字。五是“皆弛然相戴”，部分参校本为“皆弛然相载”，将“戴”错作“载”。六是“进之则箭下，入土也浅”，部分参校本为：“进之则箭下，入土也深，退之则箭上，入土也浅”，衍“入土也深，退之则箭上”九字。七是

“捷也”，部分参校本为“捷也”、或“健也”，将“捷”字错作“捷”或“健”字。八是“辕取车之胸”，部分参校本为“辕车之胸”，脱“取”字。九是“止于此乎”，部分参校本错作“止乎此乎”。

（三）底本《古书本》也有两种错误：一是“曰犁鬲”，全部参校本均为“曰犁槃”，“鬲”是一个错字。二是“策减压轭四寸”，部分参校本为“策额减压轭四寸”，而底本脱“额”字。但总的来看，底本《古书本》与 17 种参校本相比，正确者多，错误者少，瑕不掩瑜。《古书本》应成为“善本”。

三、不同版本对“箭”、“评”的记载

从汉代壁画资料中可以看出，当时耕犁已初具控制耕地深浅的装置。而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记载则自《耒耜经》始。在《耒耜经》中，专门描述辕、箭、评、建组成的调整深浅机构的一段文字“辕有越，……箭不能止”，计 94 字，约占有关犁体总字数（433 字）的 21%。今按这一段文字作图并解释如下：



江东犁犁评使用示意图（戴吾三绘）

如图所示，犁评是一中间挖空并呈阶梯形的长方木，其阶梯分“高阶”、“低阶”两级。犁评套在犁箭上，随调节可沿辕前后滑动。犁箭上开有一孔，用于横插犁建。犁建是一根“曲而衡”的小木棍，其作用是旁插于犁箭，把犁评固定在犁辕上。通过犁评

可调节犁耕深浅。由于犁箭上方孔洞的高度一定，故当犁评被犁建固定于低阶位时，犁箭相应向下，加大了犁辕与犁铧之间的夹角，这样就耕得深些；反之，若将犁评推进，即犁评被固定于高阶位时，犁辕与犁铧之间的夹角减少，结果就耕得浅。犁评、犁箭、犁建既有分工，又互相配合，共同完成调节耕深的功能，这是比较科学的。从上述可见，由于犁评的阶梯调整作用，使耕作深度发生变化，这就是《耒耜经》多数版本中所称“进之则箭上，入土也浅”的道理。

但在另外五种版本（夷门本、丛书本、津逮本、学津本、古今本）中对调整深浅结构的描述，却是“进之则箭下，入土也深，退之则箭上，入土也浅。”多出“入土也深，退之则箭上”九个字。这九字衍文，最早来自《夷门广牍》收录图书106种，由周履谦版刻于明神宗万历丁酉（二十五年，1597），每书均经校勘，其中《耒耜经》就曾经周履谦亲自校勘过。这九字衍文是来自周履谦利用的其它参校本，还是他本人所添增？尚不得知。《丛书本》系根据《夷门本》排印，《津逮本》、《古今本》的版刻时间均在《夷门本》之后，《学津本》乃翻刻自《津逮本》。因此可以说，九字衍文的“始作俑者”就是《夷门本》，它把原意完全颠倒了，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解释不通，造成了后人对理解江东犁调整犁耕深浅装置的混乱，应据实予以更正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